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吳孝顯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宋 蘇軾 撰

贊八十首

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

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明天日表

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

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

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藥師琉璃光佛贊并引

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為造畫尊像敬拜稽首為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

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媪面頤既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
龠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
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凛
不違顔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心識
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
線為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
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為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
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贊歎曾未

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鬅鬙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閙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

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并叙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于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

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黄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

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

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

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

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

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為贊之

曰

少林儼壁不以為礙彌天同輩不以為泰稽首六師昔

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

日化其孰能遷之

觀音贊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為其女為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慶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為中尊各作贊一首為亡者追福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

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眞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尊者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尊者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尊者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嘩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尊者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動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五尊者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剎櫝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尊者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尊者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

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尊者

衆生顛倒為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為轉迴

第九尊者

柏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為大摩尼傳雞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眉

第十尊者

半肩磨衲為誰緩頰彼以誠叩此縁問答佛意玄微有

覺無為肉眼執著捧函捕龜

第十一尊者

幻體有累法身無著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援

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第十二尊者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絶目寓波中意

若攫龍真機掣電微妙元通

第十三尊者

默坐無説是名妙説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寶錫一枝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土泉飛

第十四尊者

攝衣跏趺觀此煙穗與我定香本無内外貝葉琅函三乘指南胡人捧立云誰啟緘

第十五尊者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答聲聲寂還空訴者誰覺皆

有佛性去爾嗔恚隨處清淨

第十六尊者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礦烹煉沙汰廓然圓明超悟上乘示現慈悲援諸有情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

受刀簫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雖幻笑則非真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撫膝横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鬚既去一作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刼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

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轆一作駭如火自爇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為誰虔恭大一作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箭一作已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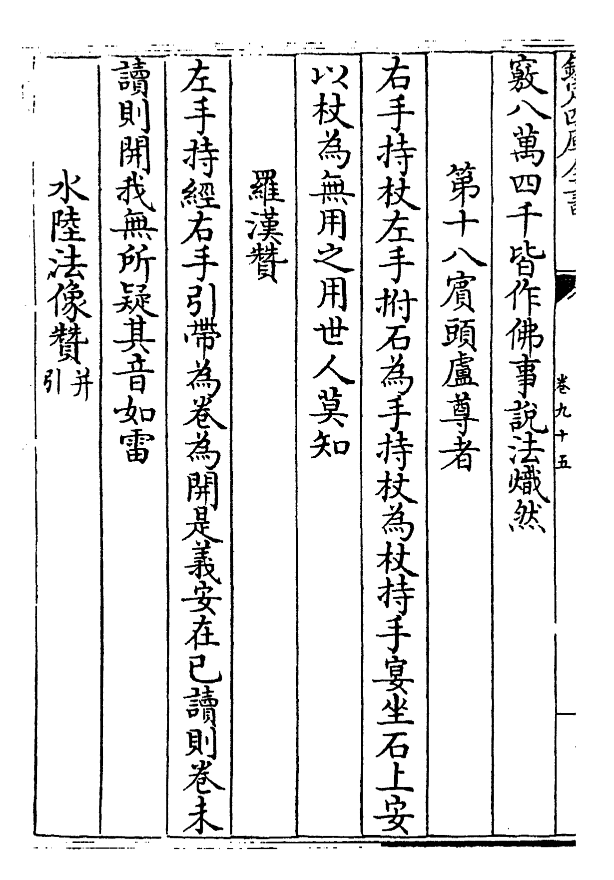
勞我者皙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姸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一作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了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數法是二道塲各自起滅孰知毛



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水陸法像贊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饜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于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名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

本差擇其徒脩營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刋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障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

有别水放為江河匯為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强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脩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為燈我說三乘如
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渠身軍持我雖不能能
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違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為同為異本
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偉兹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為易以憂為樂樂兼萬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若極則脩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法無上

一切阿脩羅衆

正念淳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為道究冐隕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官同一念頃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

洗濯之盡未來刼愧者勿為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飈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磨衲賛并序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

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鍼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鍼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鍼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鍼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

流浪此衲不垢刼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賛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賛

草隷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䳇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隷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

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

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

畧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 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

何縁自吸自受曇秀作六偈述麗公事東坡讀而首肯之為書此贊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壽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乎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葦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

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内罔與冥被髪拊劒馭兩靈國之東南福其庭汪然天醪涌其泠汰選妙士守籥扃翛然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

生石首肯棐松肘回是心茍真金石為開堂上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為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

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提長老真賛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謂雨晴

海月辯公真賛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

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别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専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居逺引山栖絶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葢亦難矣余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悦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

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臥席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

顧何也余矍然而起為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宫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像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

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强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茍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為吾纒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温彼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温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

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無名和尚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髑髏贊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宋　蘇軾　撰

銘五十七首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劒鋮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窣窣吒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盂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

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鬭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凛以驚夫猫鷙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摇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究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

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并叙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

坡陀彌漫天濶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爐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

硯大如四塼許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臂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序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

於軾銘曰

鄭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鄭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

足以閲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劒浦之上黯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鶤

鳳咮硯銘并叙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如

王熙寧中太原王頎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䵣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頑之賊涵清泉閱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咮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

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黄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斵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賈

黼硯銘并叙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

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并叙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為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壁水環復耕予中洲蓺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螽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

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仲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玆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黄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眞隔人亡臺廢得

反天宅遇發丘隴復為麟獲纍然黄子玄豈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并引

公密躬自採石巖下獲黄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絡孕此黝頳己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黒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

墨也旁死䰟忽玄雲之霮䨴覩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册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責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道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閟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苦學畀長頭

卯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卯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嬰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

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

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

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

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漫

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劒

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黄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

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

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天石硯銘并叙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黄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

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

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毁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

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石鼎銘并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草矢砮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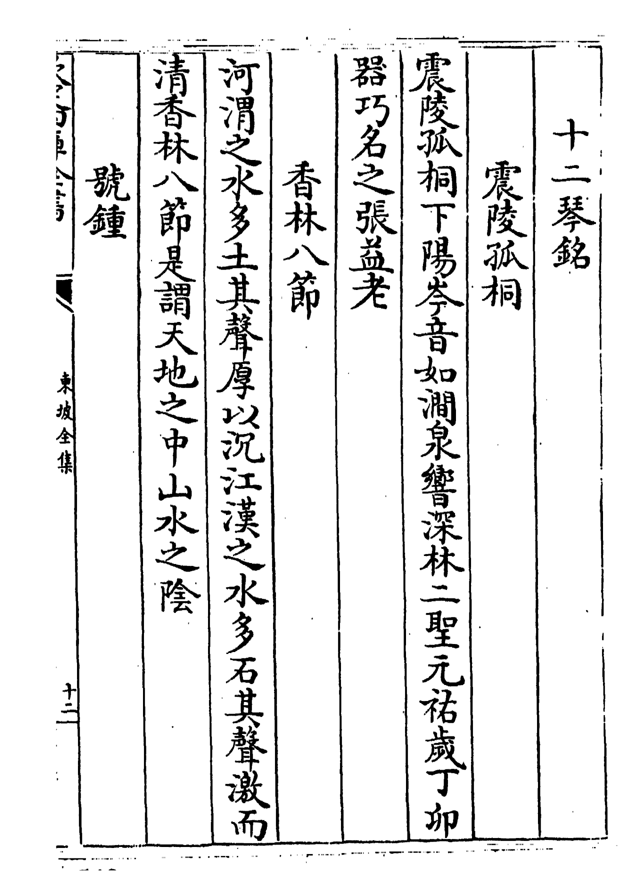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咨爾學人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

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鐘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蔾䕩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其蕩枝轓葉霎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黄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犂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鈎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紘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根

稪稉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黄馘闒然於一葦之杭與鷗鸕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鷩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根

九州璜

釣魚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僮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法雲寺鐘銘并叙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法師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為之銘曰

有鐘誰為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為五闋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

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圜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并叙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一作東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為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徐州蓮花漏銘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

死生矣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吴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裙靴銘并叙

予在黄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宫人裙銘

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

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斜起凝陰噓豎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虬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决癰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

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昆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劒璏鏚柲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脫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詠德

菩薩泉銘并叙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

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没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别為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

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六一泉銘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

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

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卓錫泉銘并叙

六祖初往曹溪卓錫泉涌清凉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渇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葢其人乎辯來四年

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參寥泉銘并叙

余謫居黄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

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洌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敝汝神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七至九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吳孝顯

東坡全集卷九十七

宋 蘇軾 撰

銘二十五首

何公橋銘 并引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洶彼濫觴蛙跳儵遊溢而懐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舜于盤渦氷坼雷解坐使此邦

晝為兩州雞犬相聞秦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闐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葢千三百一十有三年
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
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葢嘗與日月寒暑晦
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
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
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
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

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遠遊庵銘并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

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遣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廹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

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蘇程庵銘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蘓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蘓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蘓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虚白蘓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黒知白守黒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桄榔庵銘并敘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葉
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贔屭萬
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
魑魅出怒入娛習居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强安四
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
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
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

濛之都乎

三槐堂銘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葢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禄榮名者十有八

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葢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山堂銘并叙

熈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壊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裒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德威堂銘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

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
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
人乎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
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
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
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益復留四年天下
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
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

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温錫沁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

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郎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巍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秪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

訓之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既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刼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四達齋銘并引

髙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

蘇軾過而為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

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𩅒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

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思無邪齋銘并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

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夢齋銘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

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

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予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

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談妙齋銘

南華老翁端静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絶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眺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葢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

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
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栱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
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
使杜康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
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薦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
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
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
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

凥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銅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汐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䳬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黿岌飛簷與鐵柱揷清江之𧥝淪眩古潭

之百尺涵萬象於瑶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宫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螾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懐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

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賓之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名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閣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
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為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圜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黒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
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懭悍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别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癈見聞不斷以揺其中孰能閉目而未
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
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虚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宫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内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瞧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龎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

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洛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

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兩睫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并叙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綸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真

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屬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容而中踈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

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
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
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
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浮漚
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為寶珠散若旒
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
我非子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

永照南海通羅浮

東坡全集卷九十七